

剡源集附札記
六



剡源集

附札記

(六)

戴表元撰

剡源集卷第二十三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用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來最善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行。蓋古註如賈唐諸君之善者。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儒。所定本信無憾。余讀之久。時時見韋氏千百中有十一過當。而註家緣名拆義。於文人瀾趨阜拆之勢。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爲與內傳相出入者。亦或病之以爲難讀。竊不自勝慙慙之愚。遇有所疑標識卷顏。其可通者悉斷爲句。豈獨私諸家塾。共學之士。參其如彼。決其如此。亦將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爲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放於國語而爲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爲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蘭稍又釐補其訛闕。是爲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以爲孔子八世孫鮒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於戰國之末。一爲陳涉出。知難而退。遣言隱行。不傳於世者必多。安在獵

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之著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爲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託。若房元齡、杜如晦之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爲，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裂禦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爲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矯矯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貧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爲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載伯皆嘗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真，出於後來者掇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攷之，伯皆之學不止於此，謂不出於伯皆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亡，幸而存者僅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出入。蓋曄取伯皆，非倣伯皆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本，一史成而諸書皆廢，伯皆之書，其以范曄史廢哉？然猶僅有，則猶有不可盡廢焉者矣。伯皆才識數倍於曄，繼孟堅者當在伯皆，天奪其成，逸而歸，至於偃蹇取死，二人之道雖絕不同，而皆不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竟之，三歎益增學道之慕云。

辨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釋文以傳爲春秋，又以爲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陸氏旣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以爲傳也。班氏藝文志載，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

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然則孔安國所謂傳則班氏所謂論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爲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爲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德旣成性旣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柔致咎是則又若出於天之所爲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者必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以爲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擇利審憚焉奪於其外將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洩冶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禍非洩冶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觸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爲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洩冶之爭非遇孔寧儀父其君固能容之陳咸不過不能久爲要官當是時不爲陳咸之直而以他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真剛者加之以所不堪而不爲之辭予之所以不當得而不爲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覩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恹恹之義已少衰矣夫子曰根也慾焉得剛慾之害剛不必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祿者乎子厚悼苦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剛太過逡巡不悟而墮於黨人之罪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識疎於剛柔之辨不及詳而擇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辭

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諸人，至朱夫子，凡取於章者備矣。徵僕爲之銘，僕不能有所發。獨謂子厚宜慕剛者師之，不得尙愧不能執柔，故爲其辨。且僕之資，外狷急而內巽弱，懼學之不勇，遂爲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覺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謙謙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爲何如哉！時徒維攝提格，余月己卯，表元書。

自袁氏字說至佩章辯五篇，刪去不存蓋久矣。蓋己卯歲前未居剡源時也。庚子春，有三衢王秀才從何處傳寫，以訛缺見問。余遂取而存諸篇中。俯仰二十年，文學志業一無所增益。反若有愧於前，如何如何。

篆夸二氏誠

古有篆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於其奮逆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雖趨健如堵牆，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爲燕遊，醴食聲樂以饌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弈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衆悲曰：吾屬所爲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篆氏爲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

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概。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爲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丈。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羣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旣爲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爲禮。今人言爲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氏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迹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偷近娛而安成名者警焉。

貓議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猪、皆得其類於人。謂之十二屬。貓與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爲他物貴賤猶有可言。顧不得比蛇鼠乎。曰。貓慕肥暖。輕遷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爲也。

祭文

衆祭徐子方承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羣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以爲義。死而口之。不相污也。所以爲仁。屬者竊見。求之於風氣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遠。而不知其人。蓋亦兩不相值。至於貴者吝權。而忌善。賤者徇勢。而忘身。惟我徐公。天性清真。聞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詡。至自引其躬。以爲如不可及。雖草茅側陋。江海阻絕。內不度己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願欲。而必將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譬之大川喬岳。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筭之夫。擅撻掉擲。豈不欲驅羸攻堅。揚穢漏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旣昧而徒瞋。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貧。故其忘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閣予告。卽家賜珍。如之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反閭闔而遊氛氲。攷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爲善之無鄰。淒焉薄奠。於彼河澗。而冀公神遊恍惚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尙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黷。所以爲良。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贏五秉之入。而嚴顏毅色。能卻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筵發辯。臧否。憤激敢者難當。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沖抱先傷。此則

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爲慘怛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淒焉草奠。語短情長。魂兮有知。尙爾茲觴。尙享。

祭趙丞文

嗚呼哀哉。人之居世。患不能賢。有賢於己。或鮮其傳。賢且有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已。公昔燕居。我爲鄉人。晚而失仕。亦同爲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詳數。勢權之鄉。口弱罷市。公於此時。懦如處子。膏梁之門。經荒史蕪。公於此時。勤於簞儒。世祿臨民。以律爲戲。公於此時。敏如法吏。一鏃穿城。千夫喪魄。公於此時。勇如使客。衣冠播越。大蹶小顛。公於此時。逸如飛仙。父余翁前子。穫於後。浮沈里閭。以盡耆壽。一昨兵奔。始奠南宅。雋者五興。左侯右伯。神農徙淵。雲物先盡。山之將移。蘭枯玉墮。堂堂大宗。餘一盞衰。今其餘者。又不能遺。人亦有言。公善其終。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未成。公許鄰我。公族有女。公許姻我。公笑公壘。我無不可。曷爲去我。令我無與。雖公之子。誰免其侮。不侮在我。我慕公熟。惟知公存。不敢自辱。我老知此。非以自警。且告公子。公目其隰。北山蒼蒼。南溟洋洋。百年之情。臨此一觴。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介丘出雲。雨流于田。靈泉發源。瀦陂積焉。維我大父。造基險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鬼鬼太中。承徽襲美。華韞高揚。良寶中毀。施及孱孤。遂享豐報。未收再稷。鼎受旣芼。惟稷之逸。居之實勞。其何無懼。而可終朝。爰念塋域。爰念封樹。魂飛萬里。有淚如雨。屬者天禍。游延祖妣。得請于廷。歸奔喪机。有嚴衣冠。神靈是憑。

是舉合葬。是安是恆。銘碑植植。石儀閑閑。匪以飾哀。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某年日月。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晉右軍王公。維公清風懿範。繪在史冊。俗情傳誇。舉一遺百。造意成書。縱言爲文。殘珪斷璧。千古難羣。小者且然。況乎精微。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弄吟。澗卉晴秀。庶幾揮毫。尙想舒嘯。樹愛召伯。繡在平原。名賢之光。被于遠昆。某等懸觀新像。載祀山塾。瓣香矢辭。烟爛心目。尙享。

祭告榆林廟文

某流連之人。自癸酉以家東行。卽有兵禍。脫命生還。顛危益甚。六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嘗一日寧。而剡者固吾疇昔所卜以藏吾親。慕念所加。非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徙而來。遂得一區居之。畚鍤不勞。龜筮自協。鄉鄰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薄。於不肖躬。惟先之澤未或隕墜。俾世世承祀。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昌其家。綏安惠和。動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敬事神無斁。以伸其報焉。敢告。

祭張村干廚奧山神文

維年月日。婺州路儒學教授戴表元。謹致告張村干廚奧山之神。維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實始託體長錫壘山。不肖孫憑賴遺蔭。幸未成居。積累歲年。增邊拓表。延袤滋廣。今將用閏月某日。預卜壽藏于茲山。

瞻言長錫。巋在東首。祖孫相依。禮惟其宜。惟神尙安妥之。勿震勿愆。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之間爲惠侈矣。是敢祇告。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薦。昭告于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表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新寢未築。頗嘗規購先祠。奔馳之煩。莫克就緒。深懼逕邇。愈茲不虔。爰涓吉日。祇遷神主宅。茲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安靈。陰陽隴相。家用和康。以延于子子孫孫。無墜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蘊內外皆詣其極。今之爲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己。而但欲盡物。多見其不知量也。表元之區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雖其情衰不敢不勉。祇役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既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卽絕者。則濂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祇役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爲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況表元得以職事奉祠宇。備掃除之役。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洫食茲學有年。爲官者故苟旦暮。以充官簿。不得如神之專且久也。祇役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燬。宇舍不周。混處廟廡。祭薦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庶面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新祠揭虔妥靈。尙歆饗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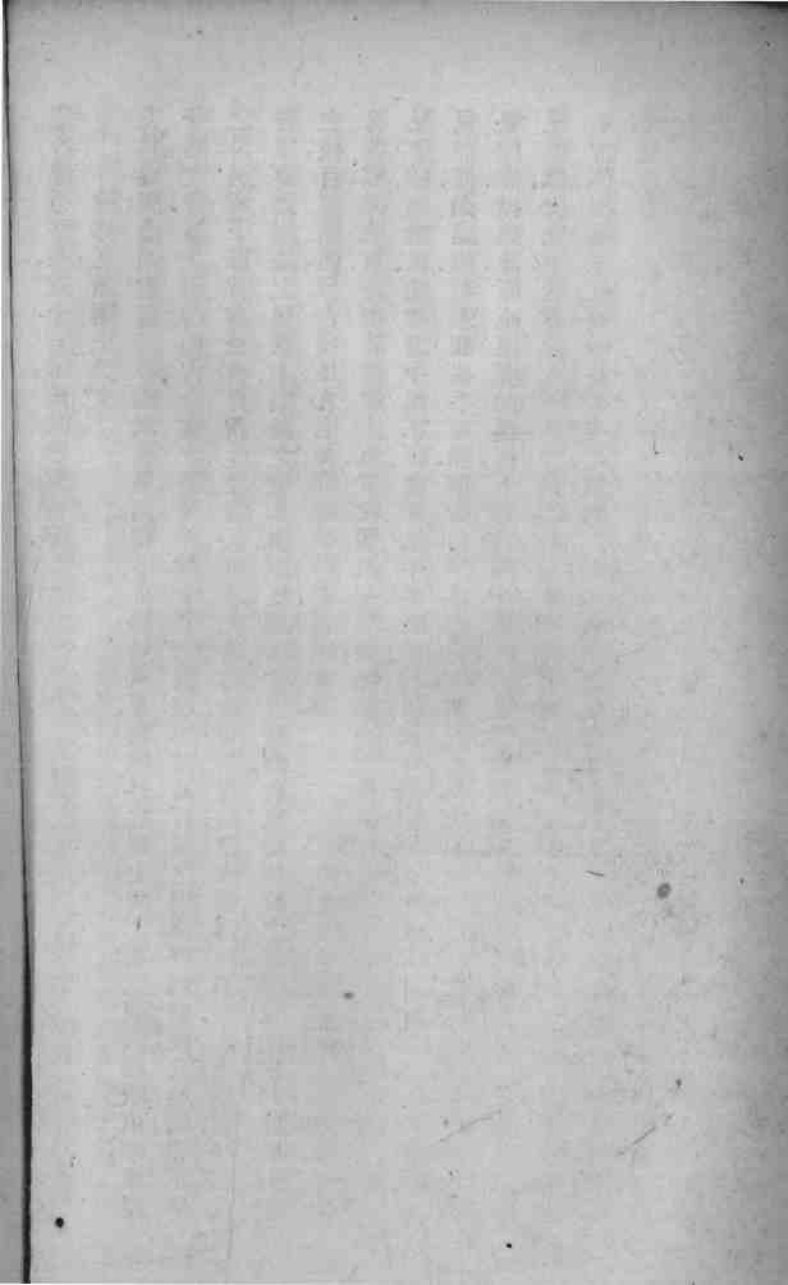
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愛而爲仁。至於離脫襁褓。熏漸簡冊。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飭孩稚。家儀塾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曠世蓋鮮其人。英英徐門。弋水之濱。惟彼良子。幼罹艱辛。惟太夫人。機杼箴紉。卻朱鉛而不事。慘獨鶴於相晨。顧中誠之所惜。有掌握之奇珍。則爲招名工。購美錯。朝追暮琢。以使遠異乎凡珉。比諸陶姬。截髻。孟婆遷鄰。雖風流之已遠。實懿則之同倫。天閔其勞。與之康強燕樂。冀得養壽於朱墨翠管。綵綬雕輪。宜百年而未足。胡慶弔之相因。某願託子列。難同它賓。旣登堂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函辭絮酒。終若有昵。吾足者。

徒含愧而嚮呻靈兮有知鑒此情真尙享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屬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關於氣運瞻榆林之樂土時瓦嶺之闕宮壘脈東來雄跨蒼龍之背簷牙南指前占朱雀之躔精神數十里之趨迎生齒累百家之環擁祭則受福久無螟蝗水旱之災過者下車真有社稷尸祝之愛逮於近歲尤著陰功間亦避兵驛候朝傳而不至人方憂盜里門夜啓以無驚帡幪之賜既多崇飾之嚴未稱遂恢新構益聳羣瞻良家輪杞梓之材千章輻輳巧匠獻般垂之技百堵朋興日吉辰良人懽神悅修梁斯舉善頌宜宣

兒郎偉拋梁東好把詩書變土風看取梨州文筆樣嵯峨高插萬人中
兒郎偉拋梁西榆柳堤平馬不嘶從此太平無閭訟村村化作好山溪
兒郎偉拋梁南積翠前峯手可探事少自然生富足宜耕宜畜又宜蠶
兒郎偉拋梁北匝匝連薨如拱極人行晝靜少追呼犬臥清宵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吉善之人神所相期心莫向廟中來且勸鄉鄰興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護使牛羊長蔽野



剡源集卷第二十四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士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客誇而張之以爲美談。表元竊獨以爲不然。當周公時。誠多士。安有千餘人日擾擾焉於周公之門而不恥而受其謁者。方疲精憊體。有戰國四豪。呂不韋。陳豨之所不暇。曾是以爲周公乎。蓋理之必無者也。故夫古之君子之求人也。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君子之見求於人亦必有以自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鄉閭。知者詳也。鬻寶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將使之爲巨室。問其材木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歷。口疏指畫。一日而辦。求馬價於良御。某優某劣。某悍某馴。雖千里之遠。舉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蓄之素也。伏惟明公以清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日久矣。東南之人情土俗。時宜政理。伸其樂而遏其所不堪者。其事悉矣。而況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退俯仰。容之以禮貌。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於先。考之熟而蓄之有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抱區區之賤愚。譬之於物。瀝女礦石。膠木鷲駒。媒賈之

所不親。匠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顧嘗以場屋空虛猥鄙之文。竊有司之科第。以苟一日之祿。而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以是蹢趄震慄。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跡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傍徨。不知其何以得之者。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前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表元之所以得于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遺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真可知。真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爲愚賤之身懼。而爲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爲天下賢士喜。而直爲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據其惓惓。漸老矣。俟明公功成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爲歌詩以頌巍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初暄。鈞重加愛。不宣。

趙氏婚啓

伏以敍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數榆社之文交。莫踰賢從。宜有絲蘿之託。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

次令女玉雪自持聞早閑於婦事而某長男某縑緇不輟覺猶有於童心當幹蠶之云初豈授姻之敢後
蚤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亟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助訊三星之候庸幣帛之是將開百世之祥倘衣
冠之相映

回孫氏婚啓

某宦學四方雖知名之已熟婚姻兩姓願投分以非宜出於盛心來此信紹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
郡寺簿長孫男肖翁將仕溫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而某男某次女少奎寒薄之資懼未閑於禮法既揆
量之自審何扳慕之敢高辱問愈勤願辭不獲吾聞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茲共振衣冠之緒

回徐氏婚啓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縈懷鄰境扳緣喜親賢之在望投我尺素重於兼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
籍甚醇明定熟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肅然清窈真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
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歡足光吾黨百年子孫之託昉自茲今其爲忻愉罔既敷寫

范氏婚啓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託山林餘念惟舐犢之難忘欲爲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
令女小娘子襲清門之禮訓婉婉固宜而某男次紀守先世之儒氈鑽研尚淺蚤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
之歡庶無異圖以永良好絲蘿可託實昉自以茲今冰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扳緣之喜鋪寫奚殫